

醜石

我常常遺憾我家門前的那塊醜石呢：它黑黝黝地臥在那裡，牛似的模樣；誰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留在這裡的，誰也不去理會它。只是麥收時節，門前攤了麥子，奶奶總是要說：這塊醜石，多占地面呀，抽空把它搬走吧。

它不像漢白玉那樣的細膩，可以鑿下刻字雕花，也不像大青石那樣的光滑，可以供來浣紗捶布。它靜靜地臥在那裡，院邊的槐陰沒有庇覆它，花兒也不再在它身邊生長。荒草便繁衍出來，枝蔓上下，慢慢地，竟鏽上了綠苔、黑斑。我們這些做孩子的，也討厭起它來，曾合夥要搬走它，但力氣又不足；雖時時咒罵它，嫌棄它，也無可奈何，只好任它留在那裡去了。

終有一日，村子裡來了一個天文學家。他在我家門前路過，突然發現了這塊石頭，眼光立即就拉直了。他再沒有走去，就住了下來；以後又來了好些人，說這是一塊隕石，從天上落下來已經有二三百年了，是一件了不起的東西。不久便來了車，小心翼翼地將它運走了。這使我們都很驚奇，這又怪又醜的石頭，原來是天上的呢！它補過天，在天上發過熱、閃過光，我們的先祖或許仰望過它，它給了他們光明、嚮往、憧憬；而它落下來了。在汙土裡，荒草裡，一躺就是幾百年了！我感到自己的無知，也感到了醜石的偉大，我甚至怨恨它這麼多年竟會默默地忍受著這一切！而我又立即深深地感到它那種不屈於誤解、寂寞的生存的偉大。

書信

書信，帶著思念和關懷而來，為原本平淡的生活增添情味。

不論它來自何處，都讓人歡喜。也許是直抒胸臆，談的也不過是生活瑣事；然而，點點滴滴全是平凡中的真滋味。我常覺得，書信之所以能扣人心弦，固然是基於雙方深厚的情誼，也由於字裡行間的真摯。不造作，不虛偽，真誠自有它的光采，因而十分迷人。

書信是溫柔的藝術。寫信的人有了可以談心的對象，雖然不在眼前，而在千里之外，然而，心中的積鬱得以一吐為快，亦是人生的樂事。透過筆端，雖不必字斟句酌，但到底是一種轉換，縱有尖銳對立，也逐漸趨於緩和，多加了一分寬容厚道。

書信的特質在於可以一讀再讀。每回想念朋友時，便把它寄來的信翻找出來重讀，有如晤故人的快樂。今日的電話雖然便捷，即刻就能知曉對方的反應；然而，話出如風，隨而飄散四方，再無蹤跡可尋，想保存也大有困難。所以，我常珍藏書簡，沒事時隨手翻閱，竟也可以看出自己成長的軌跡，那一個階段和誰的私交最篤，當然也有那終身不渝的友誼，其實，已近乎手足之情了。

讀信的喜悅，有時像茶般的清芬，有時也像糖果的甜蜜，更多的時候則是回味時的雋永，讓人一再咀嚼，難以忘懷。

「有朋友自遠方來」固屬人間樂事，能得知遠方朋友的訊息，又何嘗不是令人開心的事呢？

每一封來信都像是一朵小花，綻放在人生的花園裡，美麗了我們的世界，也豐盈了我們的心靈。

因此，我也常喜歡坐在書桌前，給朋友們寫信，細細述說我生活中的悲喜，以及我對他們深深的繫念，但願大家都平安喜樂，以共此有情天地。

春

盼望著，盼望著，東風來了，春天的腳步近了。

一切都像剛睡醒的樣子，欣欣然張開了眼。山朗潤起來了，水長起來了，太陽的臉紅起來了。

小草偷偷地從土裏鑽出來，嫩嫩的，綠綠的。園子裏，田野裏，瞧去，一大片一大片滿是的。坐著，躺著，打兩個滾，踢幾腳球，賽幾趟跑，捉幾回迷藏。風輕悄悄的，草綿軟軟的。

桃樹、杏樹、梨樹，你不讓我，我不讓你，都開滿了花趕趟兒。紅的像火，粉的像霞，白的像雪。花裏帶著甜味，閉了眼，樹上彷彿已經滿是桃兒、杏兒、梨兒！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鬧著，大小的蝴蝶飛來飛去。野花遍地是：雜樣兒，有名字的，沒名字的，散在草叢裏，像眼睛，像星星，還眨呀眨的。

「吹面不寒楊柳風」，不錯的，像母親的手撫摸著你。風裏帶來些新翻的泥土的氣息，混著青草味，還有各種花的香，都在微微潤溼的空氣裏醞釀。鳥兒將窠巢安在繁花嫩葉當中，高興起來了，呼朋引伴地賣弄清脆的喉嚨，唱出宛轉的曲子，與輕風流水應和著。牛背上牧童的短笛，這時候也成天在嘹亮地響。

雨是最尋常的，一下就是三兩天。可別惱，看，像牛毛，像花針，像細絲，密密地斜織著，人家屋頂上全籠著一層薄煙。樹葉子卻綠得發亮，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。傍晚時候，上燈了，一點點黃暈的光，烘托出一片安靜而和平的夜。鄉下去，小路上，石橋邊，撐起傘慢慢走著的人；還有地裏工作的農夫，披著蓑，戴著笠的。他們的草屋，稀稀疏疏的在雨裏靜默著。

天上風箏漸漸多了，地上孩子也多了。城裏鄉下，家家戶戶，老小小，他們也趕趟兒似的，一個個都出來了。舒活舒活筋骨，抖擻抖擻精神，各做各的一份事去。「一年之計在於春」；剛起頭兒，有的是工夫，有的是希望。